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二十七回 拯判明合同文字

斷云：李社長不悔婚姻，劉錫妻欲損公嗣。

劉安住孝義雙全，包公判合同文字。

話說宋仁宗慶歷年間，東京汴梁城離城二十里老兒村裡，有一人姓劉名添祥，娶妻已故。兄弟劉添瑞，娶妻田氏，生有一男，名喚安住，時年三歲。兄弟二人專靠耕種度日。其年因為旱澇無收，一日，添瑞對兄添祥言曰：「看這田禾不收，如何度日？不如同兄搬去潞州高平縣下馬村，投奔我姨夫張學究處趁熟，將勤補拙，諒亦不至零落。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」添祥曰：「吾年紀高大，難以前去。兄弟可同姪等去走一遭。」

添瑞曰：「兄弟往他州趁熟，人有前後，眼下哥年紀高大，家有桑田物業，又將不去，今日請我友人李社長為明證見，立兩紙合同文字，兄弟與哥哥各收一紙，以為日後照證，不亦美乎？」

添祥曰：「兄弟所見極是。」遂請李社長來家，寫立合同，各收一紙。安排酒飯相待之間，李社長對添祥言曰：「有一女名喚滿堂，就與劉二兄為媳婦，就今日就議。」添祥見說，喜而答曰：「既蒙不棄，選個吉日，下些定禮。」數日完備，添瑞收拾行李，帶了妻子，辭別哥哥，前往高平縣下馬村，見了姨夫張學究，備說來趁熟之事。張大喜，留其在家。

不想添瑞之妻患腦疽瘡症，醫療不痊，一命傾世。添瑞痛哭殯葬已畢，慟慟成病，醫療略可。張學究勸添瑞：「休憶妻子，將息身體，好養你兒安住。」又過半年，添瑞罹天行時氣，頭痛發熱，至六七日又歸泉世。正是：福無雙至從來有，禍不單行自古聞。

當日張學究令人將劉添瑞葬於其妻墓側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安住在張家村一住十五年，長成一十八歲，聰明智慧，讀書學禮。一日，正值清明佳節，張學究夫妻打點祭物，同安住去上墳祭掃。到墳前，將祭物供養，張學究與婆婆言曰：「我有句話對你說。想安住今已長成了，今年是大利之年，我有心叫他將父母骨骸還鄉，認他伯父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婆婆曰：「丈夫若言及此，亦是陰騭事也。

妾豈有不可之理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叫安住拜了祖墳，又叫他在那墳前也拜幾拜。安住問曰：「父親，這是何人的墳？」拜畢，學究曰：「孩兒休問。」燒了紙將回，安住曰：「父親不通名姓，使孩兒有失其親，我要性命如何？不如尋個自刎。」

學究曰：「我兒且住，我說與你。這是你生身父母，我是你養身父母。你是汴梁城離城二十里老兒村人，你的伯父姓劉名添祥，你父名添瑞，同你母親將著你，年方三歲，十五年前，因為年歉，來我家趁熟。你母患腦疽瘡身死，你父因天行時氣而亡，我夫妻備棺木殯葬了，待孩兒嫡親兒看養。」

不說時萬事俱休，張學究方才說罷，安住向墳前放聲大哭曰：「不孝子哪知生身父母雙亡！」學究曰：「孩兒不須煩惱，選吉日良時，將你父母骨骸還鄉，去認了伯父劉添祥，葬埋了你父母骨骸，休要忘我夫婦養育之恩。」安住曰：「父親母親之恩過如生身父母，孩兒豈敢有忘？若得身榮，當結草銜環報答。」道罷回家，叫人選擇吉日，將父母骨骸包裹已了，收拾衣服盤纏、合同文字做一擔兒挑了，前來拜辭。張學究言曰：「你爹娘來時，盤纏並無一文。一頭挑著骸骨，一頭是些窮家私。孩兒路上小心在意，到地頭時便捎信與我知之。」安住曰：「父親放心。」遂拜別學究夫婦而去。

卻說劉添祥忽一日自思：「我兄弟劉添瑞一人卻去趁熟，至今十五六年，並無音信，不知有無。我因為家中無人，娶這個婆婆王氏，帶著前夫之子來家一同過活。」王氏亦自思：「我丈夫劉添祥有個兄弟和姪兒趁熟去了，倘若還鄉來時，哪裡發付我這孩兒？」心中好生不樂。

當日春社，添祥因往吃酒不在家中，下午席散回家，卻好安住於路問人，來到家中，歇下擔兒。劉婆婆問曰：「你這後生欲要尋誰？」安住曰：「伯娘，孩兒是劉添瑞之子，於十五年前，父母與孩兒出外趁熟，今日方且到來，望乞伯娘垂憫。」

正議論間，劉添祥醉回，見了安住，遂問之曰：「你是誰人，來此何干？」安住云：「伯父，孩兒是劉安住。」添祥問：「你那父母在何處？」安住曰：「自從離伯父到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趁熟，過不得三年，父母雙亡，只存得孩兒。親父母已故，多虧張學究看養。今將父母骨骸還鄉安葬，望伯父見憐，便是生死肉骨也。」當下添祥酒醉，劉婆婆言道：「我家並無人在外趁熟，不知你是何人，敢來詐認我家？」安住曰：「我現有合同文字為照，因此來認伯父，豈有胡認之理？」添祥並不肯看，劉婆婆叫添祥：「打這安住出去，免得在此胡纏。」

添祥依了妻言，手拿塊磚，將安住打破了頭，重傷血出，倒於地下。

有李社長聽知其故，前來看問添祥打倒的是誰。添祥云：「詐稱是添瑞兒子，來此認我，又罵我，被我的打倒，推死在地。」

李社長曰：「我聽得人說，因此來看，休問是與不是，等我扶起來問他。」李社長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安住云：「我是劉添瑞之子安住的便是。」社長問：「你許多年哪裡去來？」安住云：「孩兒在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撫養長成，如今帶父母骨骸回鄉安葬。伯父、伯母言孩兒詐認，我與他合同文字，又不肯看，把我打倒。又得爹爹救命，實乃無恩可報。」社長叫安住：「挑了擔兒，且同我回去。」即領安住回家，歇下擔兒拜了。李社長道：「婆婆，你的女婿劉安住將著父母骨骸回鄉。」社長就叫安住將骨骸放在堂前，言曰：「我是你丈人，婆婆是你丈母。」叫滿堂：「女孩兒出來，參拜你公婆的靈柩。」

安排祭物祭祀。化紙已畢，復整酒席相待。社長言曰：「明日去開封府包公處告理被晚伯母、親伯父打傷事情。」當日酒散各歇。

次早，安住逕往開封府告。包公隨即差人捉到劉添祥、晚伯母來，就帶合同信並赴官。又拘李社長明證。當日一千人到開封府廳下，包公問劉添祥道：「劉安住是你姪兒不是？」添祥夫婦告曰：「此子不知是誰，即非親姪。既是親姪，緣何多年不知音信？」包公取兩紙合同一看，大怒，將添祥收監問罪。

安住慌忙告曰：「相公可憐伯伯年老無兒女，望相公垂憐。」

包公又要將晚伯母收監問罪，安住又告曰：「望相公只問孩兒之罪，不干伯父母之事。」包公言曰：「汝伯父、伯母如此可惡，既不問罪，亦難全恕。」喝令左右：「將添祥打三十方可消恨。」安住又告曰：「寧可責安住，不可責伯父，望相公只要明白家事，安住久當不忘恩德。」包公見安住孝義，曰：「各發放回家，待吾具表奏聞。」朝廷喜其孝心，旌表孝子劉安住「孝義雙全」，加封陳留縣尹。令劉添祥一家團圓。包公判畢，各發歸家。其李社長選日，令安住與女李滿堂成親。一月之後，收拾行囊，夫妻二人拜辭兩家父母，起程直到高平縣，拜謝張學究已畢，遂往陳留縣赴任為官。夫妻諧老，百年而終。